

巴金高兴地说：谢谢警察

李 动

那是1989年的冬天,当我随湖南路派出所所长来到那扇深绿色的门前时,心里有种难言的复杂感情,确切地说是喜忧参半。喜悦的是,今天终于能见到这位享有世界盛誉的文学巨匠巴金老人;惧怕的也是因为这些,因为他在上海、在中国,乃至在全球实在是大有威望了,担心他是否愿意接见我们这些无名之辈。

我们在门口不约而同地整了整警容,然后,敛声屏息地按了大铁门边的电铃。须臾,保姆打开了大铁门。裘所长自我介绍说:“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,今天是来送警民联系卡的,李尧棠同志在吗?”“他已在客厅等候你们了。”

来到大门口,一位穿着深灰色衣服的中年妇女已在门口迎接我们,管段片警小陆介绍说:“这位就是李尧棠的女儿,李小林同志。”我握着她的手说:“你主编的《收获》,我每期都看,办得真好!”“客气。”她满脸笑意地说:“我爸爸每天都午睡,今天知道你们要来,他提前起床,2点不到就让我搀扶着下了楼,现在已坐在客厅里等候你们了。”听罢此言,我心里很是不安,没想到我们的到来影响了他老人家的休息。

我们随李小林同志来到客厅。巴老见我们进来,双手扶着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,裘所长三步并作两步上前,握住他的

手,激动地说:“巴老您坐,您坐。”

巴老坚持要和我们一一握手,当我荣幸地握着这双虽然很瘦、却写出了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世界名著的巨手时,受宠若惊,一股热流遍及周身。我端详着他,多皱的脸上布满了老人斑,头发全花白了,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,身着米黄色的棉罩衣。我激动地表白:“我在‘文革’时,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拜读您的作品,被小说中人物那跌宕起伏的命运深深吸引住了,忘了它是‘大毒草’,没有中毒,却吸收了养分,受益匪浅。”巴老听罢,眯缝着两眼,透过那啤酒瓶底似的镜片,看了我一会儿,舒心地笑了。

入座后,裘所长首先向巴老说:“您本名叫李尧棠吧?”巴老点点头。裘所长从黑色的提包里取出那张小白纸卡,向巴老道明了来意:“这是张‘警民联系卡’,反面写着服务事项,有紧急情况我们可以提供用车、帮助打扫卫生、代买东西等等服务。您老有什么事,只要把卡片投入围墙外拐角处的‘警民联系箱’内,管段民警三天之内就会上门。”

我插话道:“您老只要投卡,只需一天,民警就上门。”巴老高兴地说:“谢谢警察。”裘所长说完站起来,走上前双手将“警民联系卡”慎重地递给了巴老。巴老接过小卡片,饶有兴致地瞅起来。

洗澡变迁史

徐 新

好意思,同学看我慢腾腾地便催促着我快点。我正犹豫间,同学走过来一把扯下我的内裤,说道:“马上人多了,水龙头不够用,要排队的,到这就要坦诚相见,怕啥啊。”我低着头拿起洗澡用品紧跟着进去了。浴室里间充盈着氤氲的雾气,温暖的空气中弥漫着皂沫的香味。第一次洗淋浴,我也学着洗头发,然后擦香皂揉搓皮肤,再冲洗干净,热水从上面的花洒中持续喷洒下来,全身上下热乎乎的,最后又在同学的催促声中离开了浴室,那一次洗得真是舒坦。

到了90年代末,我自己买了房,在家庭洗浴间安了浴缸,装了浴霸,冬天洗澡不再躲着,也不会哆嗦了。放一缸水在里面泡着,想着儿时的木盆浴也是颇感满足。

进入新世纪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家庭洗浴间的设备不断提升,从单一取暖的电热水器、浴霸、淋浴房,到多功能的复合取暖设施,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而外面原本简陋的澡堂也在悄悄地变革着,门面修葺一新的各种浴室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

我耐不住好奇,逛了一次外面的浴室,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另类感觉。浴室已不仅仅是去垢除污洁身净体的场所,更是人们工作劳累之余体会轻松自由的好地方了。

走进洗浴中心大门,服务生热情相迎,将你领到一旁的沙发上,让你换上拖鞋,拿好柜子钥匙。走进洗澡间,沐浴露、洗发液、牙刷、牙膏、刮胡刀乃至润肤露一应俱全。洗澡有盆浴(大池小池任选),有淋浴,也可以蒸桑拿,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,浴室

裘所长见他看完,便问:“您今年八十几了?”巴老伸出手,做了个“9”的手势,喃喃道:“90岁了。”我关切地问:“您老身体还好吗?”巴老摇摇头:“这几年感到确实老了,尤其是前几年不小心摔断了腿,行走不便,走路需要搀扶,手脚也不灵便了。”我又问巴老:“您现在还写东西吗?”巴老坚定地摇摇头:“只要不死,我就要写下去。但我已经老了,写起来手颤抖得厉害,一天只能写几百字,除了写东西,我还看点书,看看电视。”

裘所长告诉巴老:“我们还要去见你小说中的老大‘觉新’(孙道临在影片《家》中扮演的角色)。”巴金会意地道:“我现在无法再出去看电影,但去年他们很热心,剧团还特意到我家来演戏,那个剧名叫……”巴老略一思索说:“叫《留守女士》,就在这客厅里演的,就几个演员,也没什么布景,演员也不化妆,事情就像发生在身边一样,这种尝试很有意义。导演是黄佐临的女儿。”

裘所长与巴老交谈的当儿,我扫视了一下客厅,朝南的落地窗前,放着一只古色古香的大写字台和一张已经磨得发黄的藤椅;东墙放了一排“顶天立地”的大书橱,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;西、北墙整齐地放着两排沙发,朴素中透出浓浓的书香味。

为不打扰巴老休息,我们起身告辞。巴老听说我们要走,拄着拐杖艰难地站起来,与我们一一握别,然后伫立着,目送我们离去。我几次回眸,见巴老满头白发,一手拄着拐杖,一手不停地向我们招手致意,我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敬意。

提供擦背服务。

走出浴池间,擦干身子,穿上睡衣,你又能进入宽敞清静的休息大厅,躺在舒适的沙发上可以拔罐、刮痧、修脚、按摩,也可以喝茶、聊天、看电视,还可以放松身体美美地睡一觉。我蓦然发现,洗澡已经由当年的生存需求演变成了如今的生活享受。

回首40年多来洗澡的变迁,恍若梦境一般。洗澡,它不仅见证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变迁,也见证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,更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历程。



最美黄河十八弯 村夫 摄

袁继先 书

着鞋底,那一针一线的抽拉拽动声,伴着潇潇雨声,于我而言,那是世间最美妙的音符。睁开眼就看到搁在枕旁的炒花生,那是母亲在我熟睡时,在灶火间一铲一铲炒熟的。她知那是儿子舌尖上的最爱,她特意跑了几十里地,去人家已经挖过的田里,刨土捡拾的。那每一粒焦香酥脆的花生仁里,都含着母亲深深的爱浓浓的情,至今忆起,都满口盈香。那一幕也成了我雨天最伤感的记忆,因为还在我青春年少时,母亲就因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细雨敲窗,每一点,每一滴都落在我的心上,让人感到宁静、舒适、温馨。这样的日子,最喜品茗静读,在袅袅茶香里握卷遐思,细雨如丝,雨声如琴,感受着雨水带来的美好,尽享这份静谧与安逸,连生活也多一份诗情画意。

一口老井

刘 萍

配粮食的,启东的土地是沙地,存不住水,所以不能种植水稻,我们的主食是玉米和红薯,辅助的粮食有花生、黄豆等。每当生产队里分粮食,都会听到农民的喊担声,这个喊担声里,充满了喜悦。随着声音临近,就到了各家各户。玉米棒子分到我家后,父母就摊放在井台上晒,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,然后,就是慢慢把玉米刨下来。

上世纪70年代,在我记忆中洗澡一般都是在家里的木盆中进行。晚上,大人们在土灶上烧了热水,倒入木盆中,加入适量的冷水,水温适宜后,孩子坐在盆中。大人们用毛巾淋湿孩子身体后,用香皂全身擦抹、揉搓,再用清水冲掉皂沫,把身子擦干后就完事了。后来,我学会了游泳,夏天洗澡就交给了天然大浴盆——浪沟。到了傍晚,我脱了衣服跃入水中,直到父母吆喝着吃晚饭了,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。春夏秋冬怎么洗澡都可以,但是冬季洗澡没有暖气真是令人害怕。所以,那时候父母让我洗澡,我常常找理由推三阻四,要么今天没出汗,要么作业还没做完,要么吃完晚饭再洗,待父母不注意就溜到床上睡觉去了。偶尔在星期天我玩得满头大汗跑回家,被大人抓个正着,没办法只好去洗澡。我脱掉暖和的棉衣棉裤,光着腓料抖索索,好不容易洗完,钻到被窝里好一会儿才敢起来吃晚饭,所以一个冬天洗不了几次澡。

因为难得洗澡,耳朵后面都出现了黑黑的污垢,身上更不要说了。但是春节前一定要洗澡的,大人们洗去一年的劳累,一身的尘埃和一切的烦恼,而孩子们是为了干干净净穿新衣。我洗完澡,身上皮肤都被大人搓得红红的,木盆底部沉淀着一层泥垢,渐渐长大后也就模仿着自己洗澡,但是冬天还是不愿意洗。那时候,小镇上的化肥厂里有一个大澡堂子,为工人们洗澡用的,但是周边的村民去洗澡,得花钱买票,父母舍不得花那个钱,我也就没去过。

80年代中期,我考取了中专,学校里有一个大浴室,第一次去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。那天,我和同学端着脸盆,里面放着干净的衣服、香皂、洗发膏,走进浴室的外间,只见十多只脸盆整齐地排列着。我脱掉了上衣长裤,但是脱内裤时感到有点不

细雨敲窗

王平安

不知何时,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,雨丝轻轻拂过窗棂,像是一位轻盈的舞者,在窗前翩翩起舞。窗户被雨水打湿,眼前的世界诗意而朦胧,有一种梦幻般的美好在心头氤氲。窗外的世界,被雨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,仿佛是一幅水墨画,在眼前徐徐展开……

我静静地坐在窗前,听着雨声,看着雨滴在玻璃上流淌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柔软的情感。这时,我仿佛看到了雨滴在窗户外跳跃的身影,它们像是一群欢快的孩子,时而碰撞,时而追逐,你推我搡着做游戏。雨丝也像一群小精灵,蹦蹦跳跳着,那“滴

滴答答”的歌声,如同一首美妙而动人的雨中欢歌,让快乐的音符在空中飘荡。

细雨如同一位细心的管家,轻轻地打扫着大地的尘埃,雨过处,一切都像濯洗过一般清新润目。细雨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,它能够将人的心灵洗涤得干干净净。当你静静地坐在窗前,听着雨声,看着雨丝,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也被雨水洗涤得清澈明亮。那些曾经困扰你的烦恼与忧愁,似乎也随着雨水一起流走了。

细雨敲打着窗棂,就像我们与挚友知己亲密交谈,那润物无声的情感在彼此心间默默沁润,相互传递,让人感受到一份温暖与熨帖。淅淅沥沥的雨声,让人犹如置身梦幻的世界,一切都变得柔软而美好。

幼时在家乡,午觉睡醒,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牛毛细雨,母亲坐于炕头,轻轻地纳

远嫁他乡,国庆节期间,拖家带口,回了一趟娘家。

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,踏进家门看到这口老井时,心里还是一阵激动!老井,你不动声色地守在这里,仿佛也在盼望着我回家……三十年的风雨沧桑,井,还是原来的模样,掀开井盖,水还是这样清澈,迫不及待地喝一口,还是这样的甘甜。

这口井是我爷爷年轻时的时候挖的,它是我们姐妹们成长的见证“人”。

小时候没有自来水,生活用水全靠这口老井。我们姐妹们就把取水当作童年时的一种游戏:拿着水桶,到门前的老井里取

水。稚嫩的小手们搭着水桶提手,半桶半桶地提水回家,大半天才可以把家中的水缸装满。当水缸装满水后,我就学着父母的样子,拿一小块明矾,放入专门搅水净化的棒子里,棒子是竹制,底部用钉子扎了密密麻麻的小孔,中间竹子空心里,用来存放明矾,然后在水中不停地搅拌,形成漩涡,这时候,明矾也就溶解在了水里。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,我们姐妹们乐此不疲,会轮流搅拌。待父母从生产队里干完农活回家,我们姐妹们就会喜滋滋地接受父母的表扬。

那时生产队里,是根据每家的人口分

冬之日,视茶如归

鱼 丽

冬天,最美的事情,莫过于寒夜读书,还有饮茶。

冬之日,喝一杯来自武夷山的手工小种红茶,满心暖暖的。

宋代诗人杜耒有诗云: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

整个冬天,也都可以饮茶,茶是冬日的小令。人过中年,需过简单的日子,一淡饭,一薄书,一粗茶,慢慢地,用心地,品味古人颜回所谓“最乐之处”。

虽是寻常岁月,可因有了《茶经》便不同。虽是饭白茶甘,也能品出茶道的至深境界。

从《一之源》到《十之图》,仿佛是一幅渐次展开的册页。只需半盏茶的时光,就可将《茶经》通读一遍。整本书似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,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读起来,每一个环节,都能映出陆羽的品位格调、境况追求,让人品味有味。

陆羽是个有始有终的学者,他为了帮助人们莫忘茶事,在《十之图》中提出:以绢素或四幅、或六幅分布写之,陈诸座隅,则茶之源、之具、之造、之器、之煮、之饮、之事、之出、之略,目击而存,于是《茶经》之始终备焉。

即是说,把《茶经》所讲述的茶事内容,或四幅或六幅,分别写在素绢上,悬挂在座位旁边,这样,茶的起源、采制工具、制茶方法、煮茶方法、饮茶方法、有关茶事的记载、产地以及茶具的省略方式等内容,抬眼就可以看见,并记在心里。于是,《茶经》从头至尾的内容也就完备了。

那一缕缕茶情诗意,凝固在方方细细的素绢之间,无疑会升华出别样的情致;听上去,“陈诸座隅”的《茶经》,虽像是案头小小文玩,但于传统文化之中,却清晰反映出很深的认知。很显然,陆羽这样做富于深意。

随着饮茶的风行,且势力愈盛,它渐从茶事中独立出来——需将《茶经》所述的九项内容书写、装裱之后,另外以简便的方法悬挂起来,用作从容观赏。

言茶者莫精于羽,其文亦朴雅有古意。据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记载:“羽嗜茶,著

经三篇,言茶之源、之法、之具尤备,天下益知饮茶矣。”陆羽毕竟善写茶书笔记,《十之图》只是精简的一段话,便将以前的茶意简洁明了地概括了,以雅趣之思,为本文画下了句点。在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,陆羽提炼出高雅的艺术情趣,并且以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。一部《茶经》,也就此成为茶之风雅的渊藪。其中的繁复和华丽,是需要用心才能品味出来的。

在饮茶的场合,挂出一幅书写《茶经》的图轴,作为观赏,一个雅致的背景就被烘托出来了,也是饮中雅事。饮茶原有一定的仪式,又要用各种适当的茶具,还要挂一张《茶经》素绢,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文化氛围。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饮茶有一个艺术的环境。时时处处,可知前辈风雅,无处不在。

《十之图》的讲究,其实就像是在那一尺半高的红木小屏风中,绘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茶事底色,然后看陆羽如何对茶经、茶道侃侃而谈,好似看一部茶之“烟云录”。

如此丰富的著述,因用简洁古朴的文言写来,不过7000余字,因而可以浓缩在绢帛上,悬挂在壁上,作为艺术发展成熟时期的室内陈设,文人情趣也就此依凭挂轴的形式来传达,拼贴出一份平易近人的茶之美学。

“家有寒山诗,胜汝看经卷。书放屏风中,时时看一遍。”这是传世三百首寒山诗的最后一首。读到这首诗,就会让人想到陆羽,也可以想见盛唐人的洒脱和自信,是那种淡然见深远的风格。

给人较为切近的感觉是,《茶经》一事仿佛日渐从生活中分离出来,而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,并因此各种装饰也一并纳入礼仪制度。元代诗人罗先登《续文房图赞》咏玉川先生:“毓秀蒙顶,蜚英玉川。搜揽胸中,书传五千。儒素家风,清淡滋味。君子之交,其淡如水。”陆羽挂图于壁上,给人的印象就是“儒素家风,清淡滋味。君子之交,其淡如水。”

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在一种幽静淡远中,体味茶轻雾般的滋味。当把陆羽的《茶经》通读几遍之后,再去饮茶,越发能够感觉到冬天的韵味了。

打陀螺

刘明礼

要说打陀螺,我可不陌生。小时候,这是我和小伙伴们常玩的游戏。只是,那时,我居然不知道这个生性喜欢挨抽、越是抽它转得越欢的家伙叫陀螺。在我家乡冀中一带,人们都称之为“尕”。究竟是不是这个字,本人无从考证,只是被老家人称为“尕”的陀螺,我觉得无论从发音到表象会意,都与其相似。且按我们当地方言,“尕”也并不读作er,普通话里找不出相应的音节,只是类似于“尔”,姑且借用一下。

陀螺在我家乡,算是孩子们的传统玩具。特别是冬天,男孩子玩得最多的就是推铁环和打陀螺。铁环自己做不了,也不好调换,非一般家庭的孩子所能拥有。而陀螺赶集上庙都能买到,价钱也不高,甚至大一些的孩子自己就能刮擦出一个。那会儿我们玩的陀螺,大多是自己爹给做的。

做陀螺的木料,质地要坚硬,最好是浑圆的枣木、榆木或槐木。因为硬木头的分量才重,旋转起来会更稳当。选一截拳头粗的合适木料,用锯子锯下七八厘米,用刀把周遭沿直径削圆削平,再找块砂纸磨光亮。顶端打磨平整,保证其每处都与柱体成九十度,再把下端削出一个圆锥体,当然是角度越小越好,一只陀螺就做好了。当然,最好是在锥尖上镶上只钢珠,这样会使陀螺与地面的摩擦力降低,相当于给它穿上了“冰鞋”。

我小时候父亲在外面教书,两个礼拜才回来一趟,压根没工夫给我做陀螺。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陀螺玩,我羡慕得不行了,跟屁虫一样追着人家玩,巴望着“开恩”让我抽上几鞭。可是,这种幸运却从

来不曾发生,我便嚷嚷着哭腔央告母亲。禁不住我再缠磨,母亲答应带我去姥姥家一趟,让舅舅给我做一只。到了姥姥家,舅舅翻箱倒柜,竟然给我找出来一只表哥小时候玩过的。它虽然个头偏小,尖上也没有钢珠,甚至顶端有点开裂,但毕竟是只陀螺,我终于有陀螺可以玩了!

回到家后,我削根柳棍,用鞋底绳编条鞭子,煞有介事地抽开了陀螺。学着别人的样子,将鞭绳在陀螺上绕上几圈,用力一甩。然而,在别人手里玩得丢丢转的陀螺,在我这却不怎么听话,丢丢下子甩了出去就是躺在地上打转,偶尔转起来也转不了几下便摇摇晃晃倒下了。而且,那条鞭子也太轻,甩不起来,害得我好久时间不敢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。

好在没有多久,情况就发生了惊天逆转。那天父亲回来,笑盈盈地让我猜猜我带回来了什么,我急不可待地拉开父亲的提包,赫然看到一只崭新的陀螺!这只陀螺明显要比别人玩的那些要大上一号,不光镶着光亮的钢珠,表面也极为齐整,一看就知道是用机器“旋”出来的。我拿到手里,高兴得一蹦老高。更让我惊喜的是,父亲找出一只旧大车外胎,剥出“皮绳”,亲自动手给我编了条皮鞭。我在同龄孩子们面前,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!

打陀螺要找既平整又光滑的场地,我们一般跑到打麦场上去玩。最好的是到了三九寒冬,村边的水坑结成厚厚的冰,一帮孩子不约而同跑到冰面上打陀螺。滑溜溜的冰面,抹了油还光,陀螺转起来抽一鞭子能转好半天,让人眼花缭乱,心花怒放……一只陀螺,陪伴我走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童年打陀螺的趣事,凝敛成一粒石子,潜伏在时光河底。经过几十年岁月打磨,如今它捡拾起来,它依然焕发着迷人的光彩,让人回味无穷。